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 第十三回 神手聖奮勇行刺 沈中元棄暗投明

且說上院衙防備刺客，果不出蔣爺之料。打用印後，王府的王官回去，王爺等正在銀安殿與大家議論：王善、王保是白跑一番，再去一次還不用印，專折本人都奏聞萬歲，就說他半路途中，將國家印信丟失，賊官必要罷職。趁此行兵，殺奔東京。正說間，兩個王官歸回，將文書呈上，雷英道：「大半又是白跑一次。」兩個王官說：「早已用上了，請王駕千歲一看。」王爺說：「你們可看著用印來著？」二人說：「大堂上用印，我們是親眼所見，並且還看的清楚。」王爺說：「必是假的。」王官說：「據小臣看，可不假。」王爺回頭問雷英：「你可認識真假麼？」雷英說：「認識。」

雷英去不多時，取來三張，往文書上一對，分毫不差。王爺問：「這三張是印麼？」雷英道：「正是。皆因鄧勇士盜了印來，我就印下了三張，恐怕日後有這件事。如今一對不差，必是當初鄧車盜來的是假的。」鄧車一聽急了，來到王爺面前說：「回稟王駕千歲得知，小臣盜來是真的。雷王官送往君山拋棄逆水潭時，在半路途中賣與上院衙的人了。」雷英說：「分明你盜來是假，你怎麼說是我賣了呢？」鄧車說：「分明你是賣了，如不然，那裡又有真印用來？」兩個人口角分爭。

旁邊一人微微的冷笑，說道：「小事不明，焉能辦起大事？又道是聖人有云：『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』」王爺一看，原來小諸葛沈中元說話。問：「什麼叫『不患人之不己知』？」聖手秀士馮淵說：「這兩句話王爺不懂？就是炕大，睡覺人少，不擠著。」沈中元說：「你胡說！」馮淵說：「誰要轉文，誰是混帳東西。」雷英說：「沈爺分派分派，到底這印是我賣了，是他盜來的假的？」沈中元說：「盜來的是真印，拋於潭中的也是真的，用來的更是真的了。」馮淵說：「那不成了三塊真印了麼？」沈中元說：「你知道什麼？」雷英說：「倒要分析明白。」沈中元說：「鄧爺盜來，你拋在潭中，就不許人家撈出來嗎？」雷英說：「他們怎麼知道在潭中？」沈爺說：「鄧兄盜印，幾個人去了？」雷英說：「兩個人。」沈爺說：「回來了幾個？」雷英說：「一個。」沈爺說：「那一個被捉，又不是啞巴。申虎的性分，殺剛他倒不怕，就怕人家拿住，好話和他一說，有什麼就告訴人家什麼。」雷英說：「就是告訴人家，逆水潭鵝毛沉底，也是撈不上來。」沈爺道：「曾聞兵書有云：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；知己不知彼，百戰百敗。豈不聞上院衙能人甚多，有個翻江鼠蔣平，治過水，捕過蟾，天子欽封水旱帶刀四品護衛。撈印必是此人。」王爺說：「這印出水可不好，賊官一恨，必要專折本人都，我孤大大的不便。」雷英說：「無妨。一不作，二不休，今晚派人前去，將賊官殺死，以除後患。」王爺說：「那位御弟願往？」鄧車說：「上院衙我是輕車熟路，今夜晚小臣前往。」王爺一聽大喜。沈中元說：「鄧大哥一人前去勢孤，小弟與大哥巡風。」鄧車一聽，更覺歡喜，說：「沈賢弟前往，大事準成。」焉知沈中元沒安著好心。

皆因為白五爺死在陣中以後，王爺的氣色一日不似一日。沈中元與申虎又是個至親，他拿話套鄧車的實話，才知道申虎被鄧車哄騙被捉，只惦念與申虎報仇。今日逢著這個機會，自己拿了鄧車，投在大人那裡，求取大宋的功名，勝似在王府，早晚勢敗，玉石俱焚。又與申虎報仇，又是自己一條道路。鄧車焉能猜得出他的心思。

用晚飯時，王爺與二位親身遞酒。吃畢，天交二鼓之半，各自更換衣巾。鄧車換了夜行衣靠，沈中元就是自己原來的衣服，背著條口袋。鄧車問：「怎麼不換衣服呢？」

沈中元說：「殺人是你去，砍下頭來，我好背著。」鄧車歡喜，說：「是我時運來了。」

聰明人都糊塗了，他背腦袋，人家不追便罷，倘若追來，總是捉拿背腦袋的。」沈中元不換衣服，來見大人，準是成心投大人來的；若穿夜行衣，怕大人反想。

別了王爺，二人出府，到上院衙躡房進去，見裡面並無動靜。沈爺想：「不好，莫是大人無福了，因何連看著大人的都沒有，全睡了？我先慎重慎重。若殺了大人，我還是保王爺罷。」鄧車上房，聽屋中呼聲甚大，裡面叫玉墨看茶來。鄧車想：「大人睡覺，可待到幾更時候？又是一個文人，不如早早的下手行事。」由窗外一看，大人正坐，主管一旁立定，雙門未關。亮刀往裡一躍，舉刀就砍。大人往東屋一跑，主管往西屋便去，一刀未砍著。早有一人出來，手持利刃，前來交手。鄧車方知不好，一刀先把燈燭台砍落在地上。屋中一黑，二人再交手，殺在一處。先生進屋中，叫三爺不醒，打也不醒。

先生著急，咬了三爺大腿一下，三爺才醒。先生說：「有了刺客了！」三爺問：「在那裡？」先生說：「現在外間屋中動手。」三爺問：「我的刀呢？我的刀呢？」尋著了刀，光著腳，往外一踢，腳端在蠟上一滑，險些摔倒，大嚷道：「好刺客！那裡走！」二爺看三爺出來，兩個人拿賊，不費事了。別看三爺粗魯，武藝甚好。鄧車與二爺動手就不行，又來了個穿山鼠，如何行的了？不如賣個破綻，躡出房外。三爺嚷：「好小子！跑了！」至院內，二爺追出，院內動手。三爺出來時，鄧車躡上西廂房去了，躍脊至後房坡，出上院衙飛跑。二爺隨後上房追出。三爺上房，腳心上有蠟油一滑，由房上「咕咚」一聲掉下來了，「噹啷啷啷」，舒手丟刀。立起身來，將腳心的蠟油用手搥出，在土地下蹲了一蹲，然後躡上房，也就追出，隨後趕來。看看臨近，嚷道：「二哥，可別放走了這小子！」二爺回頭一看，三爺追來。再扭身細看鄧車，蹤跡全無，嚇了一跳。只見前邊有一片蓬蒿亂草，二爺想刺客必然在內。三爺來問：「二哥，刺客哪？」二爺說：「追至此間就不見了，你看怪不怪？我看必在亂草之中。」三爺說：「我進去找他。」

二爺說：「且慢。他在暗處，咱們是明處，進去就要吃虧。」三爺說：「怎麼樣？」二爺說：「等著天亮就瞧見他了。」三爺說：「咱們等著。」

就聽西面樹林內有人說道：「鄧大哥！鄧大哥！破橋底下藏不住你。」二爺一看，西邊果有一個破橋。鄧車心裡說：「人家沒有瞧見我，你何必嚷！」撒腿就跑。二爺看見，追下來了。三爺在後，也就追趕。趕來追去，又不見了。西南上有人叫：「鄧大哥！鄧大哥！那個墳後頭藏不住你。」二爺一瞧，又追。追來追去，又不見了。西南嚷：「鄧大哥！鄧大哥！廟後頭藏不住你。」鄧車心內說：「人家沒瞧見我，你替我擔什麼心！哎呀！是了，怪不得上回他問我申虎之事，想起來了，申虎與他係親戚，這是與申虎報仇。沈中元！沈中元！我若有三寸氣在，不殺你誓不為人！」沈中元巡風，本欲投大人，又怕無福，兩相猶豫。有意保大人，又想無有進身之功，只可跟下來，屢屢指告，心中說：「鄧車也明白了，你怎麼害申虎來著，我也怎麼害你。這就叫『臨崖勒馬收韁晚，船到江心補漏遲』。」又嚷道：「鄧大哥！鄧大哥！小心人家拿那磚頭石子打你。」

一句話把二爺提省，自說當局者迷，何用石子，現有袖箭。回手把袖箭一裝，只聽見「撲哧」一聲，「哎呀」，「撲哧」，鄧車中箭躺在地，扔手中刀。二爺過去，拔袖箭，搭胳膊擰腿，四馬倒攢蹄捆將起來。三爺說：「我拿那個說話的去。」二爺說：「算了罷。沒有說話的，咱們還拿不住他呢。」

對面沈爺聽見他們拿了鄧車，必然前來請我，等了半晌，並無音信，只得往對面問：「二位拿住刺客了？」二爺說：「拿住了。」沈爺說：「二位貴姓？」二爺說：「姓韓，單名章字，人稱徹地鼠。」沈爺問：「那位呢？」說：「姓徐，我叫徐慶，外號人稱穿山鼠，開封府站堂聽差，鐵嶺衛帶刀六品校尉，穿山鼠徐三老爺就是我。」沈中元指望他們回問，連一個說話的也沒有。沈爺無奈，說：「小可叫中元，匪號人稱小諸葛。我乃王爺府之人，特地前來泄機，棄暗投明，改邪歸正。」說了半天，無人答言。沈爺明白了：「自己要是投大人，這個功勞豈不是我的麼？這兩個人不肯引見；怕我占了他們的功勞。」一笑：「哈哈，好個五鼠義，名不虛傳，你們拿住刺客，報功去罷，咱們後會有期。」三爺同著二爺，正說往回抗刺客之事，沈中元說了好些個話，他們全沒聽見。

正要押刺客回衙，忽然前邊來些燈籠、亮子油松，照徹前來。要問來者何意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